

第七章 世界各國對佛教與佛經之研究

依信仰人口而言，佛教是除天主教、基督教、回教、印度教之外，世界上现存的五大宗教之一。在「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的战略因素，及西方科学研究精神，与重视文化财而刻意到处搜刮各国文化财之心理因素趋使下，早于 1891 年以后，英、法、德学术探险队在中亚（东巴基斯坦？）发现（另依华宇出版社日本学者水野弘元着「巴利文法」所言，为西元 1820 年英国驻尼泊尔外交官 **Brian Houghton Hodgson** 所发现）「般若经」、「中观」与「唯识」等梵本，而进行研究佛经与梵文，并于西元 1870 年起，陆续出版梵英、梵德及梵法等辞典。

而号称为大乘佛教佛经汉译本现存大本营之中国，已因数千年来历经长期内外战乱，无数次火灾、水灾与朝廷禁教等天灾人祸因素，致全部遗失佛经梵文原典。

于西元 1718~1804 年，日本慈云尊者、法隆寺、高野山等，保存有「般若心经」、「金刚经」、「弥陀经」及「涅槃经」等梵本。于西元 1928 年（昭和三年）11 月，日本荻原云来博士、渡边海旭博士及椎尾辨匡等发起，集四十余名梵文学者，各负责自己专攻的部门，参考英法德的梵文辞典，加入一千七百余部六千余卷汉译佛经字汇，进行梵字以拉丁字音译的「汉译对照梵和大辞典」编辑工作，1930 年得到日本外务省文化事业部的助成金，1938 年荻原云来博士去世，1940 年出版第一册约一百页，1943 年出版至第六册共约六百页，二次世界大战暂停后，由直四郎博士与大类纯等梵文学者重整荻原博士的旧稿加编，1964 年出版第七册共约至七百页，1974 年出版第十六册，历经二十余年共完成 1568 页，至今为止又另增 70 页之补遗。

D.B. Spooner, "Excavations at Sahri-Bahlol, Annual Report, 1906-07".

马特（Mat 在古印度北方，今日北印度之德里 Delhi 东南方的马特拉，Mathura 出土马特遗址，及贵霜王或阿育王造像，与其所铸造的钱币上之贵霜王或阿育王造像和文字）。

Aurel Stein, "Excavations at Sahri-Bahlol, Archaeological Survey of India, Annual Report, 1911-12".

罗申费尔德（**John M. Rosenfield**）之报告。

底微拉德于西元 1948 年提出「朝代信仰」报告。

吉欧瓦尼微拉底（Giovanni Verardi）于西元 1983 年在「东西杂志」所发表的「贵霜诸王即是转轮王」一文。

自西元 1820 年英国驻尼泊尔外交官 Brian Houghton Hodgson 发现「般若经」、「中观」与「唯识」等梵本，而进行研究佛经与梵文，并于西元 1870 年起，陆续出版梵英、梵德及梵法等辞典以来，欧、美、日等国，亦即英、法、德、美、日等国，尤其也是身为北传佛教信仰主要国家之一的日本，即在各国政府及宗教团体与公私立学术研究基金会之协助下，历经一百八十年长期进行梵文、佛教遗迹考古、佛教史、佛教造像、佛教艺术、佛塔与佛经等佛教文物与文化之「学术性」研究，并完成无数相关著作。

依西元 1954 年于缅甸召开之「世界佛教徒友谊会」第三届大会通过，将佛陀入灭之时，定于西元前 544（B.C.）年作为佛历元年，时当中国周景王元年，故迄今 1998 年为佛历 2542 年。

唯独中国与台湾佛教界一味无知地抱残守缺，近二千年来迄今一直以弘法者自己也不了其义的无数错译、漏译、增译、减译、音译、异译的「古汉译」佛经与注译，各说各话，牵强附会，自圆其说，固步自封，自误误人。

◎中国与台湾佛教界不长进之原因

- 一. 除由朝廷公费征召译经、注释、研究者外，绝大多数都系由智识水准较高的在家居士，居于虔诚的宗教信仰，深入与广博研究佛教与佛经，而发现各佛经之数种或十数种或数种佛经版本之间，及各佛经之内容与前后文之文字对错缺失与差异，而自费发心汇集、修订、研究与注释佛经。再由在家居士教授佛经给出家众，甚至由在家居士到各寺院负责弘法工作，而大多数的出家众只顾念佛、诵经、拜忏等宗教仪式修行工作。
- 二. 也因此而导致第二种原因，是出家众在维护尊严之心理因素下，只会或只愿抱残守缺，不求长进，抱着「当一天和尚，敲一天钟」的心理，永生以所学的有限佛经与经义来说法、弘法。犹如台湾光复后的二、三十年间，由那些自称的所谓「老教授」一样，永远只会抱着那本已泛黄且破旧不堪的笔记，照本宣科，而无能力也无意愿精进，吸收外国的新知识，甚至还「占了便宜，又卖乖」地、「家有敝帚，享之千金」地，不屑新知识的吸

收与优点，甚至还无知地放肆批评对新知识的吸收与优点、发心重新翻译与修订佛经，以还原始佛教真面目之举，为「不自量力」、「一无是处」。而只有一味强调信徒要「财施、布施」佛法僧三宝；到处抢建大量豪华违章寺院，建造千佛万佛金身；各寺院争相累积财富，动辄以数十亿元，数百亿元的寺院财产为志业，才是信徒唯一所种最大福田，以利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或来世「当官、得福报」，真是呜呼哀哉！

- 三. 第三种原因，是「鸵鸟心态」作祟，唯恐被外国新知识的吸收与优点，拆穿戳破其数十年来苦心学习与经营的成就或既得利益。因此，始终一味以无数无知的与不成理由的理由，排斥与排拒外国新知识的吸收、与依据外国对佛教与佛经不断研究发行的新知识与新诠释，以修订早已不合时宜与不通的古汉译佛经经文与注释。
- 四. 第四种原因，是「愚民」心态作祟，不愿使因错误的古汉译佛经经文与注释，自相矛盾的所谓「佛法真理」，及不实且幼稚不堪的虚伪「加持、灌顶、放光、神通」曝光而破功，故极力排拒正确翻译佛经文与密咒。
- 五. 第五种原因，可能因弘法者或信徒之学识、智识、智慧能力与水准低落，或为了宗教信仰或宣教既得利益，而排拒承认其经文翻译或转述内容错误，而以各种理由诡辩经文翻译或转述内容无误，或认为翻译或转述者都是学有专精或已证得阿罗汉果的古僧大德，故绝无错误之理。

若然，则为何南传与北传，及中国历代同一种佛经之十数或数十版本之佛经及论述或注释，有经文部数、人事物时地等内容，及翻译译文或论述或注释内容有如此多且大的差异，且近数十年来，经日本与东南亚佛学学者考证修订的各种佛经之数十种版本，与中国之数十种版本之差异更大，故由此可见，显然其中必有何者才对的对错异同之问题，已不攻自破，毋庸置疑，故排拒承认，只能显示其不学无识，愚痴而已。

◎「天竺国、梵国、梵天、梵文」之由来、字源、字义

依据日本出版的「汉译对照梵和大辞典」，「天竺国、梵国、梵天、梵文」之由来，系由佛历 543 年，西元前二年，中国汉哀帝元寿元年，大月氏王之使节伊存口授「浮屠经」予博士弟子景庐，创中国佛教之始。而于佛历 612 年，西元 68 年，后汉明帝永平 11 年，竺法兰译「佛本行经」五卷，创汉译佛经之始，不知由何

人、何时、何地，因何故，于二千年前，由哪位伟大的翻译家，误认古印度之「婆罗门教」的「婆罗门 **Brahma**」或「婆罗门教 **Brahman** 等二字。

Brahma 梵文原义为宇宙创造者或祭司（梵文原义为神圣的话，祈祷，咒文，咒力，具有神秘力的 **Veda** 的话，神圣的知识，神（智）学，超越且遍布万物的非人格的最高绝对的原理。

Brahman 梵文原义为圣智保持者的特性及其阶级，婆罗门的特性及其阶级，祭司，婆罗门族，婆罗门阶级，祭司阶级，圣智者，圣智祭祀者，理性，神化的最高神，宇宙创造者的保护者 **Visnu** 或破坏者 **Siva** 和 **Trimurti**，清净的生活，禁欲，纯洁，净行，古印度四大阶级中之最高阶级的人，印度牛，很有学识或社会地位者，贵族）。

「**Brahma**」与「**Brahman**」二字，为古印度国的国名，国王名或文字，或婆罗门教或教主或祭司语言，而中国古汉译家与大月支国的胡人，不知何所根据，既非「音译」也非「意译」，而错译为「天竺国、梵国、梵天、梵文」，以一个迄今二十世纪末仍极贫乏的他国，做为中国字义，意指「最高无上」或「宇宙创造者」或「一切众生之父」或「西方极乐世界净土」的「天竺国、梵国、梵天、梵文」。

而「佛教」竟然以「婆罗门教」或婆罗教之教主或婆罗门教祭司语言，做为「佛教」教主或用字，甚至将古印度「耆那教」之教主名「大雄」，做为「佛教」寺院安置主尊「佛像」的主殿，称为「大雄宝殿」如此不明就理地，长他国、他教之气，灭自己之威风，认他国、胡人国、他教（外道）或其帝王或教主为「天」、为「神」、为「父」、为「王」、为「西方极乐世界净土」，而仍沾沾自喜，念念不忘，日夜诵念，见人即称道弘法，数千年来，不遗余力地，煞有介事地，大事宣扬，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自作聪明」，荒唐至极。

且数千年来，仍「以讹传讹」，沿用至今，而中国或东南亚与东北亚等佛教国家之佛教界，迄今尚无人提出严重抗议、异议或修订，还以各种「似是而非」的含混理由与依据，自以为是，自圆其说，自我合理化地加以诡辩与注释，且不论古今中外的伟大学者专家所编撰之「汉文辞典」或「英汉辞典」或「汉文佛学辞典」或「梵文佛学辞典」，或各种「佛学论著」，也都不以为误，也不以为忤，而注解其字源与字义得头头是道，像真的一样，真可谓中国与世界文化史与文学史，及中国佛教史与世界宗教史上的世纪最大的恶作剧、最大的讽刺、最大的怪事与最大的奇迹。

其始作俑者为贵霜或孔雀王朝初期帝王「丘就却或阿育王或阿输迦」，与后期帝王「迦尼色迦第三」各结集佛经一次时，亦即「初期大乘盘若系」结集造经运动与「后期大乘涅槃系」结集造经运动时，各种佛经造经或结集的主持人，优波鞠多（近密，优婆笈多，Upagupta，或昙无竭，昙无德，达磨鞠多，昙磨鞠多，达摩瞿谛，Dharmagupta，或宾头卢（颇罗堕），Pindola-bharadvaja，目（犍）连子帝须，Maudgalyayana，Maudgalaputra），及胁尊者（Parsva，或迦旃延子，迦多衍尼子，迦多演尼子，迦毡延尼子，迦底耶夜那，迦多衍那，Katyanyaniputra，Mahakatyayaniputra，Katyayana，Mahakatyayana）与无着（阿僧迦，Asanga，或弥勒佛（论师），或如意（论师）或佛陀蜜多罗，Maitreya，或尊者之老师，或世友或天友或婆藪盘豆或和须蜜，Vasumitra，或伐苏蜜咄罗或世亲或天亲，Vasubandhu）。

「佛经」之原始记载文字或讲述语言，据日、英、法、德等东西方佛学学者之考证，有人认为系古印度或婆罗门教的官方语文之梵文、梵语，有 47 个字母，或古印度或尼泊尔南方人方言的巴利语文，有 42 个字母，如今经考古考证出土的钱币、造塔记与碑文或敕文所使用的文字，系古印度北方或古代中国指称西域，亦即今日东巴基斯坦与阿富汗北部游牧民族月支人的胡人所共同使用，有 72 个字母的佉卢（佉勒，佉楼，佉路瑟咤，佉留，佉卢虱底，佉卢虱，Kharost(h)i 或 Kharostri 或 Khara，意译为驴唇文字）语文。

迄今因事隔二、三千年，且如今已失传，无人使用，又无史料文献记载，故仍如瞎子摸象，各说各话，令人莫衷一是，致可能如南传与北传各种佛经之内容，迄今数千年来，各国学者专家争论不休，到底是「佛说或胡说」般的一笔烂帐，孰是孰非迄无定论。

但却有由东西方佛学学者，历经数十年有各自独立编撰，以「拉丁语法拼音字」的「梵文」与「巴利文」佛学辞典问世数十年，其中也掺有佉卢文字，但未见编着独立的「佉卢文」佛学辞典，故若依出土的钱币上文字、佛塔或葬塔的造塔记与碑文或敕文之考证，则佛经策藏，亦即刻记于贝叶的「经藏、律藏、论藏」三藏，所用的所谓「梵文、梵语」，也极可能又是以讹传讹的「幻文、幻语」或「胡文、胡语」。

Hindu（希腊人发音印度 Indu）[梵音]身独、信度（原音 Sindu），贤豆（波斯人读成 Hindu）：[梵]古印度国名，name of ancient India.

[汉译]贤豆、身毒、梵、天竺(缅甸人读成 Thindu), 月, **ancient name of India.**

但印度人自以马拿他 **Bharata** 或阎浮提之名表全土。

Bra(h)ma[梵音]婆罗吸摩, 婆罗贺磨, 梵览摩:[梵]宇宙创造者, **cosmos creator**, 祭司, **priest, minister.**

[汉译]梵, 梵字, 天竺语, **ancient Indian language**, 梵, 梵天(王), 梵王, **Brahman king**, 一切众生之父, **father of all human beings.**

Bra (h) man, Bra (h) mana, Bra (h) min[梵音]梵, 梵矣, 梵摩, (大)梵天(王), (大)梵王, 梵主, 梵尊, 梵德, 婆罗门:[梵]神圣的话, **sacred words**, 祈祷, 咒文, 咒力, (**power of**) **prayer, spell, paternoster**, 具有神秘力的 **Veda** 的话, 神圣的知识, 神(智)学, **sacred knowledge, theology**, 超越且遍布万物的非人格的最高绝对的原理, **highest and absolute principle**, 梵(参看 **atman**), 圣智保持者的特性及其阶级, 婆罗门的特性及其阶级, 祭司, **priest, minister**, 婆罗门族, 婆罗门阶级, 祭司阶级, **Brahma tribe(rank), priesthood, ministership**, 圣智者, **sage**, 圣智祭祀者, **priest for sagacity sacrifice**, 理性, **ra-tionality (=buddhi)**, 神化的最高神, **highest deified god**, 做为宇宙创造者的保护者 **Visnu** 或破坏者 **Siva** 和 **trimurti**, 清净的生活, 尤其禁欲, 纯洁, 净行, (**life of**) **mortification, purity**. 印度四大阶级中之最高阶级的人, **men of the highest surname rank**, 印度牛, **Indian ox**. 很有学识或社会地位者, 贵族(尤指新英格兰世家), **man with very high knowledg and social posi-tion.**

[汉译]梵, 梵天(王), 梵王, **Brahman king**, 一切众生之父, **father of all humanbeings**, 宇宙创造者, **cosmos creator**, 真净, 妙净, 清净, 净洁, 清洁, 寂静, **purity, silence.**

[汉译]梵(天, 国), **ancient Indian**, 梵文(字), 天竺语, **ancient Indian lan-guage.**

Sanskrita, Sanskrita: [梵]古印度婆罗门官用语文, 正式语文, 祭司用语, **official language of Brahma**. 有 47 个字母。

Pali[梵音]巴利, 波利:[梵]有一个古宝塔的村落(部落), **a village (tribe) with an ancient stupa**. 古印度南方的方言, 有 42 个字母。

Pali[梵音]巴利，波利：[梵]古印度北方或尼泊尔佛教摇篮的摩揭陀国方言，**vernacular (dialect) of Magadha, Magadhi Prakrit.**

[汉译]巴利语，梵语，**Pali language, ancient Indian language.**

Prakrit: [梵]方言，地方语言，**dialect, vernacular language.**

Kharost (h) i, Kharostri, Khara [梵音]佉卢（虱底），佉卢（虱咤），佉楼，佉勒，佉留，佉路（瑟咤）：[梵]驴唇（驴唇）文字，一种古印度书写体文字，所有北方人的文字，有 72 个字母。

◎「佛、佛陀、佛教、佛经、佛说」之由来、字源、字义、演变

依据日本出版之「汉译对照梵和大辞典」，亦即「汉、梵、日三国语文大辞典」，显示「佛、佛陀、佛教」之由来，系源自梵字「**Buddha**（「意译」原义，应为「醒，开花，开悟，贤明，著名，被肯定，觉者」，而若依现代发音标准之「音译」，应为「不达」）」，古汉音译为「浮屠、浮图、胡图、勃塔、母驮，驮、佛陀、佛」。亦即，古汉译将梵字「**buddha**」，这个抽象名词或普通名词，误用为专有名词，而将「开悟或觉者」错译为人名「浮屠、浮图、胡图、弗陀、弗、佛陀、佛」，三千年来一直以讹传讹，错用迄今，真是「糊涂」、「糊涂教」、「糊涂经」、「胡说」，而非「佛陀、佛教、佛经、佛说」。

梵字「**Buddhasasana**，或 **Buddhanusasana**，或 **Buddhanusansani**（「音译」应为布达教，或「意译」应为开悟教、开悟者教、开悟者之教示或教法或教义）」一字，古汉音译为「（诸）佛教、佛圣教、（诸）佛法」。

梵字「**Buddha Sutra**[梵音]素怛缆（览），修多罗，修妒路：[梵]线，索，绳，纲，纤维，草案，计画，简明的规则，纲要书，经典，笺书，契书，**string, cord, fiber, draft, plan, simple rule, abstract, classics, strung book, tablets, documents.** 而古汉译为缕，绳，丝，经，线，綫，索，总，教，锁，丝缕，界线，经典，集略，契经，**bundle, string, cord, fiber, lock, bound, classic, collection.**

梵字「**Buddhavacana**，或 **Buddhanuvarnita**」，为「佛陀的话，佛教圣典，佛经」，而古汉译为「佛（所）说，佛言，（真）佛语，（诸）佛语言，（诸）佛所说，（先）佛所说，佛教，佛正教，佛圣教，佛（正）法」。

Abhidharma[梵音]阿毗达磨，阿毗达磨，阿鼻达磨，阿毗县，阿毗县，阿鼻县：
[梵]佛法相关理论，[古汉译]对法，胜法，向法，论。

Abhidharma-pitaka[古汉译]对法藏，论藏。

Abhidharma-sutra[古汉译]（大乘）阿毗达磨契经。

Abhidharma-kosa[古汉译]对法藏，对法俱舍。

Vinaya[梵音]毕奈野，毗奈耶，毗尼耶，毗尼，毗尼，[梵]去除，脱除，指导，训，教授，鍛，好态度，正确礼仪（之作法），思虑，驯服，谨慎的行为，职务，律，

[古汉译]律，度，化，断，教化，戒律，调伏，离行，正法律，律仪戒，灭分得，成熟（生），应断，化尊。

Vinaya-pitaka[古汉译]律藏。

Vinaya-sutra[古汉译]律经。

Tripitaka[古汉译]三藏。

Sastra[古汉译]（诸，经，义，书，因）论，论传，圣（教，说），典籍，经书

Upadesa[梵音]优波提舍，优波第钵，[梵]指示，参照，指导，教示，教训，规则，教课，忠告，文法书所教之单字，字干，字根，字尾音等之形式，口实，十二部经之一，

[古汉译]（分别）指示，显示，诲示，导示，说，正说，说言，说法，宣说，为说，演说，逐分别所说，教，正教，教授，教诫，所演，宣布，论议（经）。

Vibhasa[梵音]毗婆沙，毗婆沙，毗颇沙，鼻婆沙，[梵]注释书，

[古汉译]分别说，广解，广说，种种说，分分说。

abhijna (na) [梵音]旬，[梵]记忆，想到，记起，想起，认识，（认知的）表征，

[古汉译]通，神通，明，通明，通慧，智，善知，善达，神力，自在神力。Panca abhijnah, Abhijna-panca 五(神)通(Divya-caksuh 天眼(智证)通, Divya-srotram 天耳(智证)通, Paracitta-jnanam 他心(智证)通, 他心智, Purvanusmrthi, Purva-nivasanusmrti-jnanam 宿命(智证)通, 宿住随念智, Rddhih, Rddhi-vidhi-jnanam 神境(智证)通, 神作智), Sadabhi-jnaah 六神通(Divya-caksuh 天眼(智证)通, Divya-srotram 天耳(智证)通, Paracitta-jnanam 他心(智证)智(Cetah-paryaya-jnanam 心差别(智证)智), Purva-nivasanusmrti-jnanam 宿住随念(智证)智, Rddhi-vidhi-jnanam 神作(智证)智, Asrava-ksaya-jnanam 漏尽(智证)智)。

abhijna[梵]认识，认知，知道，了解，成为知己，有经验，熟知，熟识，

[古汉译]知，善知，了，了知，解，证，证见。

Maharddhika[梵]非常富有，非常有力，非常贤明，具有极大超自然力。

[汉译]大神通(力)，速大神通，大神用，大威神力，大德，有大威德，威德力具足。

Vibhutva[梵音][梵]遍在，全能，最高权力

[汉译](变)化，(神)通，遍，能，自在(力)，通力，势力。

由上述梵字可见，中国古汉译之所谓「神通」，即有钱有势，即为大德，即有神通，或也只不过具有慧眼，「具有智慧证悟之眼力、听力、思考力、分辨力，以识别洞察他人心智，认识证悟生死老病苦之宿命，处世处事心境，以了脱生死」，而不轻易被外境或外人之胡说、胡作非为所迷惑而已，而并非如一般人所认知之「神力、神通」。真如慈济功德会的证严法师所言，所谓「神通」，即是「广结(大德)善缘，神明通达，人多好办事」。

否则那些造经、造神者，如今在何处，成神或成佛，成何神或成何佛？原始佛教或大乘佛教为何会有被压迫、被杀害、被消灭之「末法」时代，难道又是「因果报应」，又是何「因」得何「果」，又为何不以其「神力、神通、密咒、放光、法力」，为自己驱邪避凶、解厄？如此无量无边的「神力、神通」，自己都救不了了，还能救他人乎，真是如经文所称众生无明、愚昧。

又由各经、律、论中，可发现大乘佛经中所谓的「佛、佛陀、薄伽梵、世尊、

大菩萨」、「佛像」与「佛说」，已几乎全然并非专指释迦佛，而系指主持译经、造经、说经者的上座僧人或弘法者，或幕后教唆、垄断、操纵、支持造经说经者的帝王或称为护法者的转轮王，及诸僧人或转轮王而言。

故大乘佛教所造之佛经内容与佛像人物，大部分是释迦佛入灭后之人、事、物，而非原始之「佛陀、佛像、佛说、佛经、佛教」，而是已掺杂胡人为利用宗教或佛教，进行古代神权时代的政治、宗教合一，以各种「权便法」，加入「怪力乱神」、「神通」、「放光」，以遂行其神权、政教合一，以巩固其神权独裁专制之政治与经济上之既得利益，以愚民惑众思想的「胡人、胡事、胡物、胡像、胡说、胡经、胡教」。

早期宏扬佛教的都是西域的胡人，三国时代五胡内迁以后，胡汉通婚更分不清楚其混血血缘关系。如大宏佛法的前秦苻坚是胡人，李世民母、妻、媳均为鲜卑人，武则天亦是胡人。

据北传或大乘或中国佛教与佛经，指称释迦牟尼佛系古印度或尼泊尔北方一小国王子，南传或小乘或锡兰、东南亚佛教与佛经，指称系古印度或尼泊尔北方第二级种姓阶级，亦即战士之子，有称其为波斯后裔，即今之伊朗后裔，也有称系中欧亚利安族，或古印度或尼泊尔北方原住民，其生灭年代也迄今数千年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故为何不令人生疑。

依西元 1954 年于缅甸召开之「世界佛教徒友谊会」第三届大会所通过之说法，将西元前 544 年定为佛历元年，迄今 1996 年为佛历 2540 年，亦即，佛陀入灭于西元前 544 (B.C.) 年，亦即，中国周景王元年。

锡兰，今之斯里兰卡，众圣点记说灭于西元前 486 年，享年七、八十岁，弘法 45 年。

日本佛教学者中村元博士指称，佛陀系入灭于西元前 383 年，中国周安王 19 年。

西藏古代佛教史认为佛灭于西元前 881 年，迄今为佛历 2877 年。

但依台湾允晨出版社发行之允晨丛刊 40，由古正美著作之「贵霜佛教政治传统与大乘佛教」一书，则推定为西元前 148 年，佛陀「释迦牟尼」诞生于今之尼泊尔，或古印度之憍萨罗国 Kosala，迦毗罗城或家 Capilavastu, Kapilavastu 之蓝毗尼村

(或園) Lumbi- ni)，西元前 68 年，佛陀「釋迦牟尼」滅于今之尼泊爾，或古印度之末羅國 Molla。

佛教分為北傳至中國，再由中國傳至蒙古、韓國、日本之「北傳佛教」或「大乘佛教」，與南傳至錫蘭與東南亞各國之「南傳佛教」或「小乘佛教」。

北傳至中國的佛教，是屬於大乘佛教與佛經，分為顯密二宗，亦即顯教與密教，或顯宗與密宗。密教系指西藏的藏教，其他都屬顯教，又各分數派或十數派，各有各自特定或重點修習的三藏，亦即經、律、論。

「經」即佛經，有數百或數千種或卷的佛經，同一佛經又有數位或十數位不同人，於不同年代翻譯之數種或十數種版本，其內容有少至數偈或句，有多達數百萬偈或句。「律」為戒律，有由各教派自訂的數十種，分別男女出家與在家眾及各階層之戒律，女眾戒律倍多於男眾戒律，各版本或各教派之戒律各不相同，內容有少至五條，有多達五百餘條。「論」分為經論與律論，亦即佛經與戒律的論述或注釋或施行細則，稱為「經論」與「律論」。

不僅北傳佛教與南傳佛教之經、律、論，種類與內容各有不同，且北傳之經、律、論，各版本或各種類之內容也各說各話，且各有其信仰主尊、主題、主張、目標、目的，層次多寡不一，立論的邏輯思維模式、條件、哲學或中心思想或原理原則，也各自自說自話，互為歧異，而不自知，甚至「似是而非」地矯辯為相同，或謂佛有八萬四千法門，依人、依時、依地而定而論，見人說人話，再由不同認知的各個部派僧團承襲下來。

北傳佛教固然系大乘佛教，但不少系胡人為利用宗教或佛教，進行古代神權時代的政治、宗教合一，以各種「權便法」，加入「怪力亂神」、「神通」、「放光」，以遂行其神權、政教合一的愚民惑眾思想的「胡人、胡事、胡物、胡像、胡說、胡經、胡教」。

南傳佛教也是胡人阿育王派其子由摩揭陀國或罽賓或犍陀羅南下至古中印度而南印度，乃至錫蘭或今之斯里蘭卡傳法，後來南印度古僧覺音，以南印度方言巴利文，依錫蘭留傳之佛經，加以文字化，而北傳佛經系以古印度或婆羅門教官方用語的梵文或婆羅門文與胡人方言之佉盧文，在類似棕櫚葉之貝葉，以竹刀刻字，以綫裝釘成策，加以文字化的。

故不論北傳或南傳佛教之佛教，除極少數北傳所無之南傳佛經外，亦即北傳與

南传所共有之佛经，及南传所无而唯独北传独有之所有佛经，是为大乘时代所创的佛经。

故极可能只有南传所独有，而北传所无之巴利文佛经，才是所谓原始佛教之佛经，如《法句经》。又，南北传所共有之佛经，可能因弘法者或转述者或译经者，因语文隔阂或记忆或转述错误或其他居心或因素，即使佛经名称或内容雷同，但其内容之人、事、物、时、地，也有诸多歧异，唯有无知者才会要求其信徒对佛教或佛经不可起疑。

据英、法、德、日、及东南亚各国，甚至佛教原创始国之尼泊尔或印度之佛教学者考证，即使原始佛教也于佛灭后分为十数派，各有各的三藏经、律、论，虽各自称其为「正统、正信」，其他教派都「非佛说」，是「自作经」、「人作经」，但不免因此令人怀疑释迦牟尼佛原始之真正教示内容或教义或三藏为何？

也令人怀疑所谓「神圣不可侵犯、不可诽谤、不可怀疑、不可争议、无懈可击」的佛教与佛经，竟然于数千年来始终即已被其自己的教徒或宗派，互相攻讦指责，咒诅得体无完肤，而形成四分五裂的局面，唯独无知的中国佛教界各宗派仍一往情深地，一厢情愿地要求其信徒不可对佛教或佛经起疑，其意图及其神圣性令人存疑。

据考证，释迦牟尼佛在世时，古印度或尼泊尔有语无文，或只有婆罗门教或第一级种性阶级者使用的文字，中国人称其为梵文，其他阶级大多文盲，有语无文，且各地方言又多达十数或数十种，迄今可考证或已考证者，有官方用的梵文或婆罗门文，南方用的巴利文，北方或中国古代称为胡人的月氏族游牧民族用的佉卢文等三种。释迦佛即属于无文字类之战士之流，故原始佛教只以口传，而无文字记录。

故除中文、锡兰文、泰文、缅典文、寮国文、马来西亚文等之佛经，而以中文佛经种类与内容为最多之外，原始佛教之佛经，迄今无从查考。因上述各国语文之佛经种类与内容各有不同，因此数千年来，令欧、美、日、中等国之佛学学者为了取经与译经，或考古与考证，忙得团团转，但迄今仍各说各话，自圆其说，成为一笔大烂帐，也因此令各国佛教徒看得眼花撩乱，头昏脑胀。

大乘佛教的宗教政治化、政治宗教化与政教合一，政治常利用宗教来愚民统治，宗教依顺或利用政治需要与目的而假藉佛名，另行创造新经、律、论，甚至新佛像造像，并配合佛经而造像，与配合造像而造经，使几近「天衣无缝」之地步，以致由原始佛教的「佛性非人人天生既有，而需后天修持才可得」的出世法或出家修行法，进步变为大乘（佛）教的「人人天生既有佛性、佛根，只要皈依、供养佛、法、

僧三宝，日夜信佛、念佛，即能得道」的「人间佛教」入世法或在家修行法。

也由于胡人俗化佛教主持造经者的原宗教信仰，如婆罗门教、耆那教与印度教，甚至古伊朗祆教及古印度或尼泊尔原住民或大月支胡人之传统原始多神教等等的轮回与多神共同信仰，希腊与胡人游牧民族的日神与月神的共同信仰，及不正不义的种族阶级信仰，而新创配合政教合一目的之佛经、戒律、论述与新神，并极端强调灌输喜舍布施佛、法、僧等三宝的法布施、财布施，甚至倾家荡产舍身供养，《正法华经》就鼓励信众日夜吃油、泡油、涂油自焚当蜡烛也在所不惜，及僧人的法施度众生，而转轮王与众生的财施供养佛、法、僧三宝之护法信仰，及在人间的现世佛释迦佛与在西方极乐世界的来世佛阿弥陀佛（太阳神或日神）的「二世佛」信仰。

其后，可能有「佛已入灭数百年」之争议，为符合释迦已灭之史实，又另杜撰创造出在几界天的过去世佛释迦佛、在人间的现在世佛弥勒佛与在西方净土的未来世佛阿弥陀佛的「三世佛」信仰，甚至新创在东方净土的「药师琉璃光来或大医王佛七佛，成为「四世佛」信仰，后又新创「地藏王菩萨」或「阎罗王」以管理「地狱」等「五世佛」信仰，甚至另创造出无数、无量无边的数十数百数千数亿的「多神」信仰。

但因后来佛教与佛经造经在其创始国的北印度或尼泊尔，因政治或其他因素而消失，致「三世佛」信仰中之弥勒佛，变成永在的现世佛或神，而形成中国「活佛」传承的断层现象，而只有藏密每当其所谓的「活佛」往生时，还在寻觅其「转世活佛」，但因藏密也分为数或十数教派，故各自号称其「活佛」才是「真正」的佛陀或观音菩萨或弥勒佛之「本尊」转世，而始终不断有「本尊」与「分身」之争议，即至清代，为了摆平各处冒出的活佛，而设立了金瓶抽签的方式。

若依藏密之说法，则全世界之佛教徒，都应如道教之「妈祖」一样，应到胡人世界之西藏或尼泊尔或阿富汗或东巴基斯坦，朝圣或迎取「本尊」，因佛陀系出生于尼泊尔，却由藏密独创且独倡、独唱始终「转世」于西藏，而阿富汗与东巴基斯坦北部之古名「罽宾」与「犍陀罗」为大乘（佛）教造经、造神、造像中心。也难怪达赖喇嘛以这种潜在的情结，而到处掀起阵阵旋风。

又各国在各年代历经不断的本土化造神运动，渗杂而成的新创或新兴或多种宗教融合的新「神」、「佛」信仰，也都自称为正统、正信的「佛教」或「某某教」，可见不论任何宗教或任何宗教之「神」或「佛」，都系「神通广大」的「人」创造的。故所谓「神通」或「法力」，犹如「色不迷人，人自迷」，「酒不醉人，人自

醉」。

事实上，由于中国译经系在不同年代或朝代译出各种佛经，也因各种佛有其独立的佛经，且中国人始终有「宁为鸡头，不为牛后」，各自独立独霸山头的习性，致使各家佛寺只供奉个别的主尊膜拜，主讲个别的佛经，甚至互相排斥其他教派的诸佛，要求信徒只膜拜个别的主尊佛，只诵读个别的佛经，而弃本师释迦牟尼于不顾，而成为名符其实，借尸还魂，假借佛名，施行他教之实的个别独立宗教，而并非佛教，或佛教之分支教派。借一个现代用语，亦即，虽为同一财团或集团，但法律上与财务上为个别独立的公司，风马牛互不相干。这才是最令人忧心，并起疑心之原因所在。

由此可见，在在都显示，除了迄今不知「原有的人」与「原有的万事万物」是怎么来的之外，其后来的「神」与一切戒律、规定、思想与理论，甚至万事万物，都是「神通广大、法力无边」的「人」创造出来的。但这些创造「神」，并赋与「神」之「广大神通、无边法力」，且赋与「神」说出一切戒律、规定、思想与理论，甚至万事万物的「人」，却又自己蒙着眼睛说瞎说，自欺欺人地，硬说是「不食人间烟火」、「神通广大」、「法力无边」的「神」创造「人」与一切戒律、规定、思想与理论。

甚至万事万物，而神圣不可侵犯，且都自我标榜为「无神论者，无怪力乱神」，且每每苦口婆心地，想尽办法威胁利诱地警告信徒，不可相信「怪力乱神」，并于造「神像」时，却又以自己的肖像，加以加工、化装、包装，成为「神像」，显然表明「我」即「神」、即「佛」，却硬说这就是「神」，就是「佛」，大玩「扮猪吃老虎」的游戏。

更要求信徒对其所言所行，不可存疑，存疑即无法得道，存疑即罪恶，存疑即无知，存疑即会堕落、下地狱，甚至存疑即要杀头，提出争议的两部派或两宗教，无时无刻都处于口诛笔伐，甚至引发腥血暴力相向，甚至引发宗教战争的历史，在古今中外的各种宗教史上，也一再重演重现，屡见不鲜。但各号称为同一宗教之各宗派，甚至同一宗派的不同山头或不同传道弘法者，却可自我选择性合理化其「破戒」或「扭曲教义」，玩起「只准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之游戏。

更令人费解的是，各宗教都有供奉同一神或佛，甚至使用同一经典，但却以不同宗教名称自命。如基督教之各种不同教会，其他之天理教、天德教、天道教、天帝教、藏教或密教，各宗教之各宗派等，几到水火不容之地步，且各自为维护或扩

张其既得利益的版图，都自称为唯一正统正信之宗教，其他宗教或教派都是外道、异端、邪说，互曝其短，自乱阵脚。如《圣经》本来是一连串记忆事件的记述，经过一再的转译，透过很多人的抄写，后来原意的相反、偏离必可了解。若经过有意的篡改，当然《圣经》的本来面目，就变得不纯正了。

果如各宗教所言，其神其佛之神通如此广大，法力如此无边无量，如此简单祈祷、念诵、称号、念咒，即能上达天听，有求必应，且如此大慈、大悲、博爱，则何必如此数千年来劳师动众、苦口婆心、煞费苦心地传道弘法，吸收教徒，何不直接了当地简单祈祷、发愿请求其神佛，普渡众生，使世界完美无缺，人人丰衣足食，和平安康，心想事成，如在天堂或西方极乐世界。为何不思此图，而永远将其大饼高挂于不可见、不可知的来世。

虽然各宗教都要求信徒应日日夜夜自我反省，但从来没有一宗教或部派具有自我反省力与自我反省的观念，只要其「既得利益」或其自订之游戏规则受到挑战，或意图扩展其「利益」版图时，自我标榜为教化道德与心灵改造工程的宗教，也会「义无反顾」地不自问为何会受到质疑，为何不将有「瑕疵」的信仰或思想或说词，自我改造、改革，而置「身、口、意」恶业的戒律于不顾，也顾不得所谓宗教的道德形象，立即自我合理化地、选择性地「破戒」，采取不理性、不理智、情绪性的反扑，如此暴力性、无包容性，也难怪有史以来这个世界即始终处于暴力、战争与战争的边缘，真是人类最大的悲哀。也难怪会受到「满口仁义道德，满腹男盗女娼」之讥。

又若各宗教之神，都号称神通广大，法力无边，则何必由其啰啰费神，动干戈，何不由其神施法力轻易解决世界上各种大小问题，也难怪中国有「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之讥。

或可说两个或数个「神通广大」创造「神」的团体，就会各自使出「广大的神通力、无量无边的法力」，较量其「神通」与「法力」，但很不幸的是，其结果都是诉诸于无奈无助的凡人，牺牲的永远都是可悲可怜的虔诚信徒之身家财产生命，而其「神通广大、法力无边」的「教主」或「神」，永远都只是「隔岸观火」，不理不睬「凡间的俗事」，站到一边「清凉」、「清净」。

更奇怪可笑的是，只要勇于表达，不论其说词与手法，有多幼稚、无知、卑劣与矛盾，不论正经八百地说是正信宗教或哲学，或充满已经曝光、人证物证俱在的放光、本尊、分身、神通、法力，却总有或多或少的人，甚至无数的人，不论其「智

识」水准高低，都仍执迷不悟地信以为真，且不论创造出多少「稀奇古怪的神」，总是供不应求，甚至被崇拜得走火入魔，神魂颠倒，倾家荡产舍身取义在所不惜。其原因何在，真引人无限的暇思与迷思。

有人说这是由于在唯物的世界里，人类病了，欠缺与需要心灵的慰藉与平衡。但也有人说，物质享受越丰富的人，越乐于追求神秘、秘密的宗教。有谓是人类对未来的无知，感到茫然与不安的结果。

也有谓人类过于享福之余，无聊好奇寻求刺激的结果。有说宗教是盲牛群众心理使然。有说宗教是迷信，是麻醉愚弄百姓的毒品，或是麻醉自己的毒品。有说是宗教与哲学的魅力。

有人认为宗教是心灵改造的工程、探讨人类生命意义的科学，但有人却嗤之以鼻。

有人把宗教当做骗财骗色、愚民统治的工具。有人把宗教当做速成廉价购买赎罪券、招揽保险、标会、销售健康食品、老鼠会吸金、谈情说爱、闲话家常的管道。

有人信仰宗教单纯为求心灵的安祥。有人为求消灾、祈福、解厄、保平安、求财、求名、求利，甚至为塑造个人或公司或团体道德形象与认同，以利推展业务，为赌、为盗、为战。

有人有目的，有所求而信仰宗教，有人根本不在乎目的或不知为何而信仰。有人认为应有宗教或甚至迷信的存在，但也有人反对，持相反的意见。

有人以文字学观、文学观、翻译学观、史地学观、政治学观、科学观、道德观、宗教学观、神学观、哲学观、佛学观、医学、精神学、心理学、心灵学，甚至考古学观等等不计其数的观点与科学，去探讨宗教与宇宙的一切事物与现象。

有人创造「神」与万事万物，有人信仰「神」与万事万物，有人兴风作浪，有人推波助澜，有人趁火打劫，意图分一杯羹。人类与人类的社会，无奇不有，应有尽有。有谓令人争议的瑕疵越多，也正是宗教与神或万事万物，引起人类不断探讨与追求所谓的真相与真理的魅力所在。

有人认为是信任公权力或缺乏自信的转移补偿。有人认为是信任人权，而求诸于神权的结果。有人认为是资本主义下的社会疏离感与功利社会中残存人道关怀之所依。

在中国，由原也为胡人游牧民族的北魏与北凉皇帝的大力推广与翻译，由胡人游牧民族的大月氏王或犍陀罗王或阿育王所创造的大乘佛经与佛教。因中国式佛教本土化的结果，新创专管地狱的新神「地藏王菩萨」，也由原也为胡人游牧民族的唐朝一代女皇「武则天」，使原始的「男观音菩萨」，摇身一变为「女观音菩萨」，并因武则天将其原宗教信仰的道教，与佛教相融合，而创造出「儒、道、释」合一的「天道」或「一贯道」教的鸟型，以便武则天成为「儒、道、释」三教的总护法转轮王或宗教皇帝，与政治皇帝。

也因此而使中国佛教所谓「无神论」、「无怪力乱神」一词，变成专指「原始佛教」而言，而不适用于「多神、神通、法力、放光」的中国式佛教或大乘或小乘佛教，并如上所述，以他教之教主为佛教之最高无上梵天与极乐世界净土，使「佛陀、佛像、佛说、佛经、佛法、佛教」，扎扎实实成为名符其实的「胡人、胡像、胡说、胡经、胡法、胡教」。

但，也因此不免令人怀疑，不知由何人，于何时，为何目的，创造药师佛为女性施行「变性手术或手续」之举，可能是在发现或被抗议创造阿弥陀佛信仰时，不准女性上西天极乐世界的造经瑕疵，所做的一种补救措施。也不免令人怀疑只准男性往西天极乐世界，使西天极乐世界全为男性，但却又有如云美女「自然存在」，等着让男人或男神享受之造经心态、理念、居心何在。也因此不免令人怀疑，莫非大乘佛教僧人的潜在意识中，仍未能完全摆脱荣华富贵与女色邪淫的「大男人主义」的物欲享受意念作祟之故，否则怎会创造出如此「全然物质享受」、「物欲」或「唯物」或「快乐主义」的西方极乐世界。

佛经中的「七宝」也然，为何宗教会将世俗、庸俗不堪的「财、色」财宝与美女，称其为七种宝物，也难怪诸佛诸僧如此喜欢以财宝「装金身」，以飞天美女伎乐，且永生永世乐此不疲，但一方面又一再强调财物是身外物，一无是处，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是爱取苦恼与造业罪恶之源，应如遇瘟疫般地尽快弃之舍之唯恐不及，以免造恶业，而堕落六道轮回，入地狱，永生永世痛苦不堪。

又于所谓「长者、大德」定义中所应具备之「十德」中，也将「姓高、大富」，亦即「种姓阶级应位居高位，如婆罗门族」与「大富大贵的富有人家」，才能被称为「长者」或「大德」，在在都显示「大乘佛经」造经者，无耻之「财、势、物欲」心态。

另一方面却又一再地强调信徒应以财物布施供养「佛、法、僧」三宝，以种福

田，最好应尽快全部奉献布施，以便落得一无所有，当乞丐，早日涅槃寂静，完全解脱烦恼，如此岂非将爱取苦恼与造恶业罪恶之源的财色，转嫁给「佛、法、僧」三宝，使其苦恼不堪，亦即，将施惠者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受惠者别人或「佛、法、僧」三宝的痛苦上，如此岂不罪大恶极，造恶业，怎能说成「种福田」。或可能「佛、法、僧」三宝，因已修得「戒、定、慧」，能「五蕴皆空，不闻不问，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的真功夫，故对拥有庞大财物的苦恼，具有无量无边的免疫力。

又为何将财物给他人才能种福田，得福报，今生种福田，来生得福报，亦即今生当乞丐，来生可得福报，当富人，做大官，或到西方或任何一方极乐世界享受看不到、摸不着、不可知的福分。难怪自古迄今印度到处充满好吃懒作的乞丐，人人乐于当乞丐让他人有布施散财种福田的机会，而自己也因此而种福田，如此无量无边的印度乞丐人人必将成佛，或可说就是无量无边、大慈大悲的诸佛投胎转世化身的活佛、活菩萨，应受人人的供养、供奉、朝拜。而原本中国所谓的比丘，即是古印度梵文「bhikchu, bhiksu, samnyasin」意译为「乞士」一字的音译。

自古至今信众被教育认为施惠者不仅应尽快尽多地喜舍，且还应对收钱的人感恩，因为他给你种福田的机会，而收钱的人还可以收钱收得理直气壮，脸不红，气不喘，更一点也不觉得苦恼，也不觉得被给苦恼与造业罪恶之源的财富，而对施惠者气愤。反而一再鼓吹喜舍布施，多多益善，大有来者不拒之慈悲心怀，真是大慈大悲，阿弥陀佛！

也难怪常闻古今中外的各种宗教之弘法者，除大力鼓吹布施种福田之外，还巨额大卖赎罪券、度牒，收到庞大的财富之后，为了解脱财富带来的苦恼与造业罪恶，而立即将其大量散花在各地甚至各国购买房地产，建造观光胜地般的寺院，以便云游四海弘法。

而对于财富烦恼造业免疫力较差的冒牌弘法者，则于收到钱后，立即至高级舞厅、宾士轿车、手表、金饰、服饰进口商、佛像造像商，将无量无边的苦恼造业之源的财富，再布施转嫁给舞女、妓女、进口商、造像商，让她们或他们去烦恼，以舒解其苦恼造业的压力与恶业，真令人匪疑所思。

而各种圣经又将弘法之法布施功德，定位为大于财物布施千万倍，则一方面可得无量无边的功德，成就菩萨道而成佛，或早日蒙主宠召，另一方面又可得到替信徒消灾解厄，以担负其无量无边的苦恼造业罪恶之源的庞大财富，如此左右逢源的双赢局面，也难怪人人趋之若鹜，乐于充当弘法者或托钵僧而唯恐不及。

更令人非议的是，不知从那位伟大、无知得令人喷饭的大师，自何时、何地起，为何目的，各宗派见人即称名，原义为（愿皈依）如太阳光的「（南无）阿弥陀佛」一词，使「阿弥陀佛」成为各宗派之共同信仰，而弃本师「释迦牟尼佛」于不顾。

或也可说因其在西方极乐世界之「物质享受」，都是「免费」、「可不劳而获」的，且人人或神神都可随心所欲地享用，又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而不生烦恼之「苦」，故仍算是「极乐世界」，也故而「可」有此「物欲」，仍不被列为「十恶业」。

但无论如何，女人要往西天极乐世界需要比男人多一道「变性手术或手续」的关卡，甚至女性的出家众或在家众之戒律比男性倍多，且比丘尼应向比丘下跪，也是对女性不公平，有分别心，但又自我标榜为无或不可有分别心，且又以女色视为其转轮王之七宝之一其心态可议。但竟无人提出抗议，反而尤其妇女更是趋之若鹜，唯恐落伍，其中必有玄虚、玄机。

又，所谓大乘「佛像」与「佛经」，也因有别于「原始佛教」之造像与造经。于佛灭后二百年，或初期大乘佛教创始人之大月氏王或阿育王丘就却死后五、六十年间，大乘佛教的大众部僧人也自己心里有数地，自称「大乘佛经非佛说」，是「自作经」，是「人造经」，系受政治因素之影响而新创之造像与造经，也因此变成记载大乘佛教政治施行法与内容，及其发展过程的历史文献，而并非单纯的宗教经典、教义或宗教信仰。

更因其记载大乘佛教政治施行法与内容，及其发展过程，而「不小心」纳入大量佛灭后的人、事、物，如阿育王的故事等等，使其「几近天衣无缝」，假借佛名说经、造经，刻意表示大乘佛经乃「佛说」，而刻意于各佛经首段，加入的所谓「如是我闻」或「佛说」或「佛曰」。也因此，为了自圆其说，自我合理化，而再创造出「佛能再转世投胎下生三十几次」与「佛力加持说法与神通」的神话信仰，做为补救之道。也如基督教或天主教一样，以其「本土」之「史记或历史、公民课本」，做为「宗教性」的「圣经」，更令人费解。

但这种佛陀转世投胎数十次之信仰概念，在西藏密教还煞有介事地遵守奉行，但显教则不兴此说，故每当其喇嘛或活佛往生后，即到处寻访其下生、应身或化身，但不幸的是，在众多的所谓「再世活佛」中，仍只有一位能当喇嘛或活佛，真正成为「再世活佛」，其他下生，或在藏教的其他宗派所下生的活佛都不算数，而互相攻讦其他教派为邪教、异教、异端、外道。也不知从佛灭后，迄今历经数千年中，所谓印度或「原始佛陀」释迦佛所能转世投胎或下生的次数，是否已尽。

若以佛灭后数千年来，被寻找到，而被冰冻不算数的数千数万个喇嘛来算，则佛陀因其证悟得道，而可投胎转世的次数，应早已尽。若依达赖转世十四世，则「原始佛陀」还有二十数世或次，或二千年再下生的机会，其后「原始佛陀」就会或才会完全消失于人间，不再弘法。但此「佛陀转世」亦即「入六道轮回」之说，却严重违反其「三法印」之佛已「涅槃寂静、不生不灭」、「无常」、「无我」。

而既然是「再世活佛」，每次下生都能因品学兼优，再证悟佛道，涅槃寂静，不生不灭，为何又会如此迅速地在「七七」四十九天的「中有或中阴或弥留」期间内，即「转世投胎」，再下生为活佛。据称是为了誓愿到人间弘法救度众生，那为何不甘脆一口气在这世界多弘法救度众生数百年或数千年，或等三十数次生生灭灭的年数已尽后，才「真正」「涅槃寂静」「出离六道轮回」，而要这么麻烦数十次往还天上人间，岂非多此一举。其中必有原故，必有玄机，这样才有戏可唱，否则岂不无聊透顶，不生动，了无变化。

更巧的是，西藏活佛数千年来都异乎寻常地准确「定点着陆」下生于西藏或其附近胡人或游牧民族的地区，但于西元 1970 年代，正当台湾经济奇迹大起飞时，不知何原因，竟然失误地降生于台湾，但也仍为父为外省人而母为藏人之子的半个藏人，而引起不小的旋风。

又若世界各国各地佛教也争相参与这种「活佛」下生的信仰，寻访无数的「活佛」，则天下岂不又将为互争「本尊」与「分身」之名位而大乱，如此种种「失算」的瑕疵信仰或说词或造经法，此种「何种果位能下生转世几次」的神话信仰，岂不应迅速无疾而终，也使此种「造经瑕疵」的信仰，不攻自破，自露马脚。

但相反地，事实却是新闻与密宗越炒越热，「神通广大、法力无边」的有心人士又趁机掀起一阵阵逾跣术与密宗信仰风潮，各类五花八门经密宗加持的产品，如天衣、金币、佛珠、法器、手镯、戒指、经书、雕像、书画、放光（曝光）书籍、录音带、蜜蜡、水晶、琥珀、灵骨塔等等，不胜枚举，千奇百怪，应有尽有，也迅速地应运而生，迄今十数年历久不衰。

最讽刺的是杀人放火，作奸犯科者，其手挂念珠之大，之美，更有甚于善良凡夫，令人怀疑，加持与念珠之作用。或可说宗教有「无量无边的神通与法力」，各行各业也有「无量无边的神通与法力」，作奸犯科者也有「无量无边的神通与法力」，只有无知、无助、可怜的善良众生或凡夫，随时随地都要接受来自四面八方，永无止境的「神通与法力」洗礼，也难怪有无数的凡夫，一味地热衷急于学习各种「神

通、放光与法力」，或希冀受其「灌顶、加持」，以便早日练就一身「金刚不坏之身」，也参加「神通、放光、法力」之列，如此天下岂不热闹乎。

一九九八年三月二十三日，十四世达赖喇嘛首度应中国佛教会之邀请，到台湾弘法六天。又已引起一阵阵新闻热潮，有谓是为政治或藏独与台独，有谓是为募款或敛财，有谓为导正台湾密宗的不当信仰，甚至有原为護法委员的狮子会会员，为争取收受所谓「供养」捐款主办权或收款权，与被其灌顶加持的机会，而大打出手，要上法庭提出控告「中佛会」背信，未演先轰动，好不热闹，又令人发起无数的问号，为什么？

看到西藏十四世达赖喇嘛十年前的逃亡，与四十年间西藏人民的抗暴史电视报导，令人突发奇想，密宗不是有极灵验，能驱鬼神、消灾避邪、解厄的「密咒」，广大的「神通」，与无边的「法力」，为何身为世界最高果位「活佛」的达赖喇嘛如此大慈大悲，宁可牺牲自己与西藏抗暴者的身家财产生命，而不使出其浑身解数，轻而易举地，神不知鬼不觉地，以其「密咒、神通、放光、分身、法力」克敌，而以「大事因缘」地自甘沦落于寄人篱下之苦与痛？

又为何西藏会沦落至此地步，使大乘佛教成为国教而随着改朝换代，而压迫与被压迫，杀人与被杀，消灭他教与被教消灭的兴衰史，如其在古印度北方大乘佛教原创地一样，也在中国一再重演重现。

看到达赖喇嘛被尊崇、赞叹，有位记者吃力地数度问他，在这房间里，他看到什么，有何感想，正当大家屏息以待，等待这位世界宗教领袖，伟大的心灵改造者，能发出他惊人睿智的感受时，他又堆出一脸茫然的傻笑，或应该如记者说所说的是由衷、诚恳、开朗、和霭可亲的笑容，是他最具魅力，成为世界宗教领袖最大特色所在的笑容，他说：「跟大家都一样，要戴眼镜才看得清础。」

这么一句简单而似乎令记者满脸通红，表现出哭笑不得的答话，随后由记者形容修饰得很有哲理。有记者问他，想要如何收复西藏，他又以无奈的表情答道：「有什么办法可想？」又引起记者群与他自己的一阵傻笑。

有人问他最崇拜谁，他说是毛泽东。大概吧？大概他已证悟到，到底宗教的「广大神通与无量无边的法力」，还是敌不过政治的「神通与法力」，而「破功」，或另有异说。有句俗语说得好，「人上有人，天外有天」，人人或神神各有「神通与法力」，否则不论古今中外东西方世界，也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为了保障或扩张本身的「既得利益」版图，而各显「神通与法力」时，会令无数无辜的虔诚凡夫

与信徒为了护国、护主或护法，而奋不顾身地「杀身成仁，舍身取义」，演出一幕幕的惨烈血腥暴力或战争。

有人问他这次要带给信徒些什么，他说暂时的安灵，这是他唯一所能做到的，若有人需要，他又何必吝于付出。有人问他，逃亡在外的感想，他说若没有逃亡在外，他就永远看不到这整个世界。另有人问他，你是谁时，他又极其「谦卑」与「无奈」地，或应说是「很神秘」、「很守密」、「不愿泄露天机」地「故意」说：「我是完全和你一样的凡人，我饿了要吃东西，累了要休息睡觉。」每次的答话，都令他自己与旁人，「开心、会心」的哄堂大笑。

被全世界或密宗佛教徒号称且被公认为精神领袖或最伟大的「转世活佛」，都已亲口公开「谦虚」或「天机不可外泄」地承认其也为一般凡夫俗子，并无任何广大神通或无量无边的法力，则何待任何人以任何似是而非的理由，越俎代庖谎言妄语，妄称其有无比神通法力。

他到处无言地向人堆出满脸的笑容，与卑躬屈躯的谦卑，又是表达何种的意义？但也发现他在美国时，是屈躯 45 度，在台湾时，为 15 度，在其寄居印度北部山区的达兰沙拉王国，为后仰 15 度，又是表达何种的意义。稳操褒贬生杀大权的伟大「无冕王」，或另有异说为「文化流氓」的部分记者，不断地说这就是他的最佳魅力，与成为世界宗教领袖的主要原因。如此一再产生值得令人思索与探讨的诸多问答。

有位学者很「睿智」地替他诠释，达赖喇嘛丢了西藏，但赢得了全世界。或可说其为「胡人」或「阿育王」或「大月氏族」后代，正如原始佛教或大乘佛教或古印度孔雀王朝或贵霜王朝，消失于原创国的所谓古印度或尼泊尔或东巴基斯坦北部山区，而赢得东南亚与东北亚之人心崇拜或信仰一样。真是耐人寻味，就这么一句「真知卓见」，就足以令人顿悟，感触良多，豁然开朗，真是「又何奈」，真是「世事无常」。真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原来他一直为此暗自高兴，快乐得不得了，何劳他人「杞人忧天」，表错情，真应该为他大事鼓掌庆幸，高呼万岁才对。

「中国式佛教」除了各「佛教政治」皇帝以「真命天子」、「女观音」或「老佛爷」自居，而僧人以「相续正传」传人自命之外，迄今数千年来，因受限于纸墨笔砚与印刷术的发明不及，或受限于交通不发达，佛经取得不易，或语言隔阂，译经不易，或因对某些佛经之教义与内容的排斥或认同，引起教派理念争议，或其他因素，各山头或教派只会独衷于其特定的佛经，抱残守缺，诵经念佛号，并未见寻

访「再世活佛」或「转世活佛」之举，以利新信仰或大乘信仰之合理化。

而各国的僧人，更变本加厉，无视于原始佛教、小乘佛教或大乘佛教的新旧戒律，以各种「似是而非」的自圆其说，以合理化其「破戒」，不再「托钵行乞素荤皆食」、「穿破旧僧衣」、「足不纳履以免踩死生物」、「安住简陋山窟」、「如释迦畜长发」等等，以劳其筋骨，苦其心志，空乏其身，西藏、蒙古密宗及日本、韩国僧侣不再戒淫，而带妻小甚至多妻修行，以所谓「不闻、不见、不为我」而杀之「三净肉」或「五净肉」或「九净肉」，荤食素食随意。日本、韩国僧侣更不再戒酒、戒烟、剃度，各教派随心所欲地规定穿着各种五花八门的颜色与式样的僧衣，僧团内的争权夺利等情事，时有所闻。

甚且拥有之金额甚至高达新台币数十亿元，其食衣住行育乐等，在在都千万倍胜于「贪、瞋、痴、慢、疑」自寻烦恼而无法涅槃解脱得圣果的尘世凡夫，而能「自在、清凉、清净」地，随心所欲地，解释与规定各种经、律、论，到处抢建坐拥无数如观光胜地般的华丽寺庙，手戴「劳力士」手表，身穿锦罗衣，出门高级进口轿车代步，夜宿五星级观光大饭店总统套房，设宴高级素食餐厅，吃高价的水梨、燕窝，使原本比荤食价廉的素食也因此水涨船高，坐飞机特等舱「云游世界或四海」，在人间即享尽西方极乐世界的荣华富贵，俨然超贵族阶级，形成佛、法、僧三赢。

而不免令人怀疑佛教经、律、论三藏的真谛、真理，及其神圣不可侵犯、不可改变、不可怀疑、不可争议性。但更奇怪的是，人人越认为「这种行业好赚」，却越发趋之若鹜，如滚雪球般地，争相出家或在家修行，更加崇拜，更加视其为神圣不可侵犯。其原因又何在？

在台湾，佛教更成为台湾各政治人物争相争取、拉拢与各行各业争相寄生的「台湾第一大党」的局面。即使被称为以政治斗争与勾结黑金起家的X民党，与基督教长老教会为基础起家的民进党，也得甘拜下风。据知其他国家也然，所谓只有神权时代才会发生政教合一的愚民统治现象，但却也在这二十世纪末叶的民主时代与国度中，到处可见经过巧妙「包装」的政治或甚至各行各业，与宗教互相结合的事实，原因又何在？